

關於《朱子晚年定論》 的單行本

永富青地
日本早稻田大學
理工學術院

提 要

《朱子晚年定論》一書的問世在陽明學確立過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是，以往對這部著作的出版情況卻一直缺乏基本的研究。本文考察了此書在《王文成公全書》成書之前的刊刻、流傳情況，首次指出安徽省博物館藏《朱子晚年定論》是該書現存唯一的明代單行本，並探討了這個包括錢德洪增錄的兩卷內容在內的三卷本在陽明學傳播中的意義。根據本文考察可知，《朱子晚年定論》在被收入《王文成公全書》以前的相當長時期裡一直以單行本形式流傳，在這一時期，至少有三種單行本在世間流布，而其中兩種是以前研究者很少提到的經錢德洪增錄的三卷本。兩種三卷本的問世距王守仁向羅欽順承認《朱子晚年定論》所收書簡並非皆為朱子晚年之作、從而承認自己關於朱子晚年自悔其中年學說的主張在論證方面存在問題之後已經三十餘年，但是該書對包括錢德洪在內的眾多王門後學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而錢德洪等人在傳播陽明學的過程中，也顯然有意識地利用了該書對讀者的這種影響力。

關鍵詞：王守仁、明代思想文獻、朱子晚年定論、錢德洪、陽明後學

在中國思想史上，《朱子晚年定論》一書的問世在陽明學確立的過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明正德十五年（1520），在給羅欽順（號整菴）的書簡中，王守仁一方面不得不承認《朱子晚年定論》中收錄的書簡並不全是朱子晚年所作，從而承認了他關於朱子晚年自悔其中年學說的主張在論證方面存在問題，另一方面，在承認自己與朱子學不同的前提下，他進一步明確地強調了自己學說的正當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王守仁與朱子學分道揚鑣並獲得思想上的獨立的過程中，《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但是，對於這樣重要的一部著作的出版情況，以往從事陽明學和文獻學研究的學者卻幾乎都沒有進行過基本的考察。本報告的主要意圖即在於嘗試填補這一空白。

一、兩種失傳的單行本《朱子晚年定論》和《王文成公全書》本

關於《朱子晚年定論》的主旨和編纂經過，王守仁在正德十年（1515）冬十一月的序文中云：

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錄》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謬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由此可知，《朱子晚年定論》乃王守仁於正德十年在南京時編輯成書，目的是印證朱子晚歲已自悔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己的學說並不違背朱子晚年對聖學的理解，從而證明自己學說的正當性。¹序文最後謂採錄裒集後「私以示夫同志，

1 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曾受到明代程敏政《道一編》的影響，關於這一點，可參看岡田武彥，《王陽明と明末の儒學》，第1章第2節，〈明學の源流（朱陸同異源流考）〉。吉田公平，《陸象山と王陽明》，第3章，〈朱子晚年定論〉。

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說明王守仁在成書後即將此書傳示同志，借以消除他們對自己學說的疑慮。

此外，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1535）貴州刊本《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一有王守仁致汪循書函《答汪仁峰》，是《王文成公全書》、《王陽明全集》未收錄的佚文。²其中論及《朱子晚年定論》編撰目的云：

朱陸異同之辯，固某平日之所以取謗速尤者。亦嘗欲為一書以明陸學之非禪見，朱說之猶有未定者。又恐世之學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心，將觀其言而不入，反激怒焉。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小冊，名曰《朱子晚年定論》，使具眼者自擇焉，將二家之學，不待辯說而自明也。近門人輩刻之雩都，士夫見之，往往亦頗有啟發者。

這裡更明確地表示，自己平日常因論「朱陸異同之辯」而受到批判，原準備撰著一書以闡明「陸學之非禪見，朱說之猶有未定者」的觀點，但又擔心世間學者因門戶之見而拒絕接受，故編撰《朱子晚年定論》，讓學者更容易分辨，以便達到「不待辯說而自明」的效果。此處關於《朱子晚年定論》的論述，也可以印證王守仁在正德十年（1515）的序文。

但是，王守仁在此書編成之初並未計劃將其刊刻出版，在知道門人們刊印此書時還感到不滿。他在〈與安之〉一書中敘述當時的情形說：

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

可見《朱子晚年定論》的刊刻流傳對緩解來自批判者的壓力和擴大王守仁思想的影響發揮了王守仁事先所意想不到的效果。

關於《朱子晚年定論》最初的流傳和影響，《王文成公全書》卷三附錄《朱子晚年定論》（以下簡稱《全書》本）附正德戊寅（十三年，1518）六月門人雩都袁慶麟識語云：

《朱子晚年定論》，我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尚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眾皆憚於翻錄，乃謀而

2 關於此書及其收錄佚文的情況，請參看拙稿〈上海圖書館藏《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について〉。

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中略）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中略）戊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即見。象五穀之藝地，種之即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

按袁慶麟字德彰，江西雩都（今贛州市附近）人。初為諸生，攻舉子業，後幡然感悟，盡棄舊習，改而師事王守仁。³ 根據他的敘述，《朱子晚年定論》成書後曾由薛侃（號尚謙）抄錄一部，在門人中傳閱傳抄，甚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的情況，門人們為此商議將該書刊刻出版，並請袁慶麟撰文識之。袁慶麟回憶自己曾從事朱子學三十年，是陽明先生的學說讓他恍然有悟，而《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消除了他最後的遲疑，促使他決心放棄所業，入王門學習，只有三個月就達到了從前三十年所未能達到的境界。在人才濟濟的王門弟子中，特別請袁慶麟為《朱子晚年定論》題寫識語，袁慶麟自己說是因為他年齒較長，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為袁慶麟有在三十年攻讀朱子之後轉入王門的經歷，由他來談《朱子晚年定論》的價值比其他人更具說服力和影響力。袁慶麟的現身說法顯然有一種宣傳色彩，但是他的經歷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朱子晚年定論》在當時的影響，和上文引用王守仁的敘述恰好可以相互印證。袁慶麟識語撰於《朱子晚年定論》成書三年之後的正德十三年，這也是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關於《朱子晚年定論》刊刻情況的記載。《王文成公全書》本《朱子晚年定論》卷前的錢德洪序云：

《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微，⁴ 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己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己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為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峰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謬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

錢德洪序中提到的首刻於南贛的版本，應該就是王守仁在〈與安之〉中提到的雩都刻本，也就是有袁慶麟正德十三年識語的單行本。錢德洪也談到此書問世以

3 《江西通志》，卷94。

4 《王陽明全集》「淵微」作「淵藪」，誤。

後，批評王守仁與朱子立異者減少，王守仁爲此感到欣慰，以爲「無意中得此一助。」可見《朱子晚年定論》在當時確實消解了一部分人對王學與朱子學的差異所持的疑慮。

正德十五年（1520），王守仁將《朱子晚年定論》與《大學古本》一起寄給羅欽順。羅欽順在這年夏天致信給王守仁，在感謝王守仁贈書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閱讀二書之後產生的疑問。關於《朱子晚年定論》，羅欽順具體舉出《朱子晚年定論》年代失考、增改文字等問題，對王守仁以朱子之學有中年、晚年之別的说法提出了質疑：⁵

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有克悟，乃於其論學書尺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下略）

王守仁編錄《朱子晚年定論》的主旨在於通過朱熹自己表示悔悟的語言證明世人所尊崇的朱子學實際上是已經被朱熹本人否定的中年未定之說，從而證明王守仁自己學說的正當性，在編書時並未做詳盡的考證功夫。因此，書中並未說明朱熹的「晚年定論」確定於何時，做爲「晚年定論」收錄的文章也並非都是晚年之作。羅欽順的問題雖然語氣委婉，內容卻極爲尖銳，可以說是對《朱子晚年定論》一書的頂門一針。對此，王守仁在同年九月的回信中回答說：

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中略）蓋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

以論旨清晰明快著稱的王守仁在這裡卻顯得有些含混曖昧。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對所錄朱熹文章著作的寫作年代考證不夠，卻又辯解說這些文字雖然不全是晚年之

5 羅欽順，《困知記》，附錄，〈與王陽明書〉。

作，但大部分是出於晚年者。接著，他解釋說《朱子晚年定論》實際上是一種調停的手段，是在自己本心不忍「背馳」朱子學而又不得不與之「抵牾」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其實，被分別指為中年未定之說與晚年悔悟之意的文字在寫作時間上的失考本身已經說明《朱子晚年定論》在論證上存在根本缺欠；承認自己與朱子之說抵牾，實際上就等於否定了他在《朱子晚年定論》自序中所謂「自幸其說之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的說法。

緊接著，王守仁筆鋒一轉，恢復了他擅長的雄辯：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⁶

這裡，王守仁強調道與學乃天下之公，即使朱子與孔子亦不得私之。評判一種言論或學說的標準在於其是非而不在於其與己說的異同。按照這個思路，自己的見解雖然與朱子不同，但未必不是朱子所喜見者。顯然，這一態度顯示出在承認自己學說與朱子的不同之後，王守仁不再需要「自徵其學不畔於朱說」，依託朱子以證明自己學說的正當性，宣示了王守仁思想的正式獨立。

通過與羅欽順關於《朱子晚年定論》的討論，王守仁明確承認了自己學說與朱子學的「背馳」與「抵牾」，並堅持主張自己學說的正當性。從此以後，他沒有必要再借助「晚年定論」之類的理由為自己辯解。從這個意義上說，《朱子晚年定論》為王守仁與朱子學分道揚鑣並獲得思想上的獨立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

儘管在王守仁明確承認《朱子晚年定論》的編纂存在牽強和失誤之處以後，本書已經失去了自證其說的意義，但是《朱子晚年定論》在思想界所激起的波動卻並未結束。如朱子學者魏校（字子才，號莊渠）就曾經指出《朱子晚年定論》年代失考和對朱子理解的失誤，並進一步對朱子思想的形成過程進行了考察。以後，不少朱子學者對《朱子晚年定論》進行批評，其中著名的是清代學者為批

6 關於王守仁與羅欽順之間論爭的詳細情況，可以參看《王文成公全書》，卷2，〈答羅整菴少宰書〉。

駁《朱子晚年定論》對朱子年譜所做的考證成果。⁷另一方面，《朱子晚年定論》在王門弟子和後學中也繼續發揮影響。例如，除了南贛本以外，錢德洪在〈年譜附錄〉中就曾經提到一個增刻本。《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所收錢德洪〈年譜附錄一〉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於溧陽祀先生」條下云：

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際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

由此可知，史際曾命其孫史致詹在溧陽嘉義書院刊刻過《朱子晚年定論》，而且這個本子是一個三卷本，在王守仁輯錄一卷本之外，增加了錢德洪增錄的兩卷內容。這條記載說明，在王守仁與羅欽順的討論之後，王門後學中還有對《朱子晚年定論》的新的需求。不過，和南贛本一樣，嘉義書院本未能保存到後世，錢德洪在〈年譜附錄〉中記錄的點滴信息，似乎也沒能引起學者們對這個增錄本的注意。

隆慶六年（1572），謝廷傑刊刻《王文成公全書》，在該書卷三〈傳習錄下卷〉末尾附錄《朱子晚年定論》，這是最早附載於《傳習錄》的《朱子晚年定論》，也是後來學者們使用的《朱子晚年定論》的通行本（以下簡稱「《全書》本」）。《全書》本所收《朱子晚年定論》為一卷本，其基本內容包括：錢德洪序（無紀年，為謝廷傑《王文成公全書》收錄《朱子晚年定論》所做）、王守仁序（正德乙亥〔十年、1515〕冬十一月）、《朱子晚年定論》正文、袁慶麟識語（正德戊寅〔十三年、1518〕）。除了錢德洪序以外，其基本內容應該是有袁慶麟識語的南贛本系統。

二、懷玉書院本《朱子晚年定論》

上面我們談到以往從事陽明學和文獻學研究的學者幾乎都沒有考察過《朱子晚年定論》一書的出版情況，其主要原因恐怕是因為在談到《朱子晚年定論》時，學者們見到的只有《全書》本一種版本。由於信息量太少，以致無從了解《朱子晚年定論》在收入《王文成公全書》之前的情況。

⁷ 關於魏校以及在他以後的朱子學者對《朱子晚年定論》的批評，請參看吉田公平，《陸象山之王陽明》，第3章，〈朱子晚年定論〉。

但是，《王文成公全書》成書以前的《朱子晚年定論》單行本並非全部失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子部》中便著錄了一部明代刊刻的《朱子晚年定論》單行本。⁸ 該書不僅讓我們了解到在《王文成公全書》問世之前還曾經有另一種不見於其他文獻記載的《朱子晚年定論》單行本的存在，而且提供了《王文成公全書》成書前流傳於世的《朱子晚年定論》的形態。

收藏於安徽省博物館的這部《朱子晚年定論》是一個三卷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子部》著錄為二卷，誤），版框寬十四·〇公分，高十九·九公分，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單魚尾。卷前有錢德洪嘉靖己未撰〈懷玉書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引〉、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序〉、錢德洪嘉靖壬子撰〈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卷首首行頂格題「朱子晚年定論卷之上」，卷上末尾有袁慶麟正德戊寅識語，卷下卷末題「定論卷下終」。其中卷上為王守仁輯錄的《朱子晚年定論》，卷中、下兩卷為錢德洪增錄的內容。各卷卷首書名下署「陽明先生原錄／後學成都周倬 重刻／臨安黃紋 校正」，卷中、下卷首書名下署「後學 餘姚錢德洪增錄／成都周倬 重刻／臨安黃紋 校正」，卷下正文末題「院生董良材陳維新監刻／潘應奎徐諫之／李道福程一麟校錄」。

從收錄文章內容上看，這個版本最大的特徵是在王守仁輯錄的《朱子晚年定論》「原錄」部分之外，增加了中卷、下卷的錢德洪「增錄」部分。由於卷上王守仁輯錄的部分與《全書》本相同，所以下面我們只將錢德洪增錄的卷中、卷下部分收錄朱熹文章的篇目抄錄於下，以供學者參考。為了查閱方便，在收錄文章的標題下標記文章最初若干文字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所在卷數。

朱子晚年定論卷中

| | |
|-----------------|-------------------------------|
| 〈與張敬夫〉（人自有生）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 |
| 〈與張敬夫〉（可欲之謂善天機）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 （〈答張敬夫問目〉） |
| 〈答呂伯恭〉（朋友亦正自）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 |
| 〈答劉子澄〉（襄陽之役）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 |
| 〈答黃叔張〉（天地之間自有）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 |

8 「朱子晚年定論二卷（明）王守仁撰 明嘉靖三十七年懷玉書院刻本」，安徽省博物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子部》，卷上，頁80。

- | | |
|--------------------|-----------------|
| 〈答許順之〉（此間窮陋夏秋）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 |
| 〈答何叔京〉（脫然之語）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 |
| 〈答石子重〉（向來見理自不分）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 |
| 〈答游誠之〉（心體固本靜然）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 |
| 〈答呂道一〉（三復來示詞義）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 |
| 〈答任伯起〉（示諭靜中私意）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 |
| 〈答胡伯逢〉（男女居室人事之至）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 |
| 〈答呂子約〉（大抵此學以尊德性）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 |
| 〈答王子合〉（心猶鏡也但）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 |
| 〈答林伯和〉（大抵見善必爲）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 |
| 〈答陳膚仲〉（來書云今日反復）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 |
| 〈答程正思〉（異論紛紜不必深辨）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 |
| 〈答周舜弼〉（曾子一段文意雖）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 |
| 〈答吳伯豐〉（學問臨事不得力）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二 |
| 〈答汪長孺〉（示喻功夫長進）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二 |
| 朱子晚年定論卷下 | |
| 〈答李叔文〉（向來所說性善）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二 |
| 〈答劉季章〉（所喻爲學之意甚善）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 |
| 〈答方賓王〉（別紙所喻甚善）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 |
| 〈答鄭子上〉（告子卻不知有所謂天則）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 |
| 〈答宋澤之〉（大抵今之學者之病）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 |
| 〈答陳與叔〉（川流不息天運也）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
| 〈答劉履之〉（衰朽益甚思與朋友）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
| 〈答康炳道〉（所謂致知者正是）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 |
| 〈答劉朝弼〉（承示以文編感相）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 |
| 〈答劉公度〉（來書深以不得卒業）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 |
| 〈答或人〉（示喻爲學次第甚慰）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 |
| 〈易寂感說〉（易曰無思也無爲也）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 |
| 〈太極說〉（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 |
| 〈學校貢舉私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 |
| 〈讀唐志〉（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 |

- 〈諭諸生〉（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論諸職事〉（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瓊州學記〉（昔者聖王作民君師）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在該書收錄的四篇序跋文字中，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序〉除最初無「陽明子序曰」五字之外，文字與《全書》本所收王守仁序相同，袁慶麟識語文字與《全書》本卷末袁慶麟識語完全相同。但是卷前的錢德洪嘉靖壬子撰〈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和錢德洪嘉靖己未撰〈懷玉書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引〉兩篇序文均未見於他書。這兩篇序文不僅是新發現的錢德洪佚文，而且為我們了解這個本子以及上文提到的嘉義書院本的編輯、刊刻經過提供了比較詳細的信息，故按其撰寫年代順序將其全文抄錄於下。

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

後學餘姚錢德洪譔

適道者如適京師然。所入之路雖不能無遲速之殊，然能終期於必到者，定志於先也。苟無定志，中道氣衰，怠且止矣，烏能望其必至耶。洪業舉子時，從事晦翁先生之學，自謂入聖塗轍必在是矣。及扣師門，恍若有悟，始知聖人之道，坦夷直截，人人易由。乃疑朱子之說契悟未盡，輒生忽易之心焉。二十餘年，歲月既去，毛髮更矣，而故吾如昨，始歉然知懼。遭歷罪獄，動忍憂惕，始於師門指受，日見親切。復取晦翁之書讀之，乃知其平時所入不無意見之偏，但其心以必造聖人為志，雖千迴百折，不敢怠止。稽其實，其立朝也，以開悟君心為切；其蒞政也，以民受實惠為功；其接引後學也，惟恐不得同躋聖域為懼。及其晚年病目，靜座有得，則盡悔平時注述誤己誤人，與其門人，務求勇革，勿避譏笑，且使遍告同志。其胸中磊瑩，真如日月之麗天，其過其更，人人得而仰觀。噫，若是而可以忽易觀之哉。宜其推重於當時，傳信於後世。是信之者，非徒信其言也，信其人之有徵也。但世之信先生者，皆有求為聖人之志矣乎。其格物窮理之說，似有近吾詞章記誦之習，而注疏章句之便，又足以安其進取利祿之心。遂執其中年未定之說，號於人曰：吾能忠於朱門也云云。若是而欲立朱子之門牆，麾斥且不暇矣，而况欲為其效忠耶。苟有出是者，亦不過執其持敬力行之說，以為矜名競節之規，亦未聞有終疑其所入而得其悔者，是亦未有必為聖人之志，

安於一善止也，又烏足以為深信朱子耶。《朱子晚年定論》，吾師嘗有乎錄，傳刻於世久矣。史生致詹讀之，若有契焉，欲翻刻以廣惠同學。洪為增錄，得二卷焉。蓋吾師取其晚年之悔，以自徵其學不畔於朱說。洪則取其悟後之言，徵朱子之學不畔於聖人也。使吾黨之疑朱子者勿以意見所得輒懷忽易之心，信朱子者毋安於其所悔，以必求其所情，庶不畔於聖人，是謂真信朱子也已。嘉靖壬子夏五月。

懷玉書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引

嘉靖戊午冬懷玉書院工告成。廣信知府鑑塘周君倬，建議飭工，延師贍士，百慮周集，故士樂有寧宇以安其學。既將入覲，以其事屬其僚黃君紋。已而考績以最聞，擢雲南按察司副使。鑑塘寓書黃君曰：「吾將遠別，不得視諸生成。所貽俸餘若干，為我置書於局，使院生日親先哲，猶吾教也。」時中庵讀《朱子晚年定論》有感。謀諸中石呂子曰：「書院復朱子草堂之舊，書生登朱子堂，瞻朱子稟籙，進之以朱子之學可乎。夫諸生所誦讀朱子者，中年未定之說也，而不知其晚年之悟之精且徹也。予昔聞知行之說，自謂入道次第進無疑矣。今讀《定論》，寧知致知者，致吾心本然之知。其與守書冊、泥言語、討論制度、較計權術，意趣工夫迥然不同也。昔聞存省之說，自謂動靜交脩，功無間矣。今讀《定論》，寧知本然之知隨觸發，無少停息，即寂之中，感在寂，即感之中，寂在感耶。夫學莫先於識性之真，而功莫切於順性之動。知不求於口耳影響，而求諸吾心之本然，是得性之真矣。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譬之四時日月，流而不息，不見造化聲臭之形。是顯微無間，順性之動而無違也。斯《朱子定論》發吾道之微，幾揭造聖之規範也。以是而進諸生，亦足以慰鑑塘之教乎。」中石子曰：「富哉，善推鑑塘公之心也。朱子晚年病目靜座，洞悟性真。惜其門人無有受其意而昌其說者。今得陽明先生，而朱子之學復顯明於天下。以是而授諸生，則鑑塘之心，匪徒足以淑院生，將達之天下後世無窮矣，不亦善乎。」於是黃君命上饒丞章子經，糾工鉅梓，置板院局，以惠諸士，乞洪書其事。洪嘗增刻《定論》於南畿，因茲請，乃復為引其端云。嘉靖己未夏仲端陽日，後學餘姚錢德洪書。

錢德洪〈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撰於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夏五月。

從文章內容看，這篇序文應該是為上文所述的嘉義書院本亦即南畿本《朱子晚年定論》所作。如前所述，《王文成公全書》收錄錢德洪〈年譜附錄〉將此本的刊刻編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⁹與本序所署時間不符。考慮到《王文成公全書》編成於隆慶六年（1572），距撰寫〈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已過了二十年，即便是當事者也難免有記憶的失誤，因此嘉義書院本的刊行時間應根據〈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作嘉靖三十一年。從〈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可知，史際之孫史致詹欲翻刻《朱子晚年定論》，錢德洪利用這個機會將自己增錄的二卷內容加入，編為三卷本，並撰寫此序說明前後經過。錢德洪還特別解釋自己增錄部分與老師主旨不同之處在於：「吾師取其晚年之悔，以自徵其學不畔於朱說。洪則取其悟後之言，徵朱子之學不畔於聖人也。使吾黨之疑朱子者勿以意見所得輒懷忽易之心，信朱子者毋安於其所悔，以必求其所情，庶不畔於聖人，是謂真信朱子也已。」也就是說，王守仁輯錄的主要是朱子晚年對自己中年未定之說表示反悔的內容，錢德洪增錄的則是朱子晚年悟道以後的言論，目的是證明朱子晚年學說並不背離聖人之說，以防止王門後學對朱子心懷忽易，同時使相信朱子學的人進一步理解朱子晚年學說與陽明對聖學的解釋的一致性。

本書收錄的另一篇錢德洪序文〈懷玉書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引〉撰於嘉靖己未（三十八年，1559）夏，比〈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晚七年。根據該序，本書的刊刻經過如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冬，懷玉書院（在江西省廣信府，今江西省上饒市）建成，積極倡導和支持該書院建設的知府周倬恰在此時進京考績，把後事託付給僚屬黃紋。不久之後，周倬因考績成績優秀昇任雲南按察司副使，他致書黃紋，託其以自己的俸祿為書院的學生們刊刻有用的書籍。¹⁰接受周倬託付的黃紋將刻書的具體事務交給上饒丞章子經，同時又請以前曾參與嘉義書院刊刻《朱子晚年定論》的錢德洪撰寫序文。錢德洪的序文撰於嘉靖己未（三十八年，1559），則本書刊刻完成應該是在嘉靖三十八年。¹¹據《萬姓統譜》卷六十一，出資刊刻此書的周倬字初卿，成都人，嘉靖辛丑（二十年，1541）進士，歷任應天府尹等官。又據《江西通志》卷二十二，參與校錄工作的程一麟乃宋儒程端蒙、程珙的子孫，嘉靖年間曾向巡撫申請在德興縣十都二賢書院合祀興建該書

9 見前引《王文成公全書》，卷35，〈年譜附錄一〉。

10 周倬字初卿，成都人，嘉靖辛丑（二十年，1541）進士，歷任應天府尹等。見《萬姓統譜》，卷61。

11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子部》著錄本書刊刻年代為「嘉靖三十七年」，疑誤。

院的程端蒙、程珙，當時遞呈的申請文書就是請錢德洪撰寫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懷玉書院是王守仁的弟子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峰）在江西廣信設立的書院，曾迎請王畿、錢德洪到該書院主持講席，並請錢德洪在該書院編寫王守仁年譜，與王門有很深的關係。¹²

根據錢德洪〈懷玉書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引〉、〈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以及安徽省博物館藏本《朱子晚年定論》可以推斷，安徽省博物館藏本即懷玉書院本的底本為嘉義書院本即南畿本，在重刻時除保留初刻本原有的王守仁序、袁慶麟識語和嘉義書院本增加的錢德洪〈增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之外，又新增了錢德洪〈懷玉書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引〉。從各卷卷首下署有重刻本的出資者周俶、校正者黃紋等人姓名來看，重刻本的格式與嘉義書院刻本有所不同，但是文本的內容應該是嘉義書院刻本的系統。因此，我們從這部現知唯一存世的明版單行本可以了解《全書》本以前流傳於世的《朱子晚年定論》三卷本的基本情況。

嘉義書院和懷玉書院先後刊刻《朱子晚年定論》距王守仁與羅欽順的討論已過了三十餘年，但是包括錢德洪在內的很多王門後學仍然相信《朱子晚年定論》的結論。王門重要弟子之一錢德洪對《朱子晚年定論》的增錄和嘉義、懷玉兩座書院特別選擇該書刊刻出版，顯示出王學盛行時期王門後學對《朱子晚年定論》的新的需求和該書在王學傳播中仍然繼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結 語

以上，我們對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在明代的出版情況進行了考察。從以上分析可知，《朱子晚年定論》在被收入《王文成公全書》以前的相當長時期裡一直是以單行本形式流傳的。除了最早在江西雩都刊刻的南贛本以外，錢德洪曾經在王守仁輯錄的一卷本基礎上增錄過一個三卷本，由史致詹在嘉義書院刊刻行世。七年後，黃紋受前知府周俶之託，在懷玉書院重新刊刻嘉義書院本，並請錢德洪再次撰寫序文記述前後經過。我們不知道《朱子晚年定論》在明代是否還有過其他版本行世，但是通過本文的考察，在《王文成公全書》成書以前，至少由三種單行本在世間流布，而其中兩種是以前研究者很少提到的經過王守仁增錄的

12 關於張元冲和懷玉書院，請參看《明儒學案》，卷14，〈浙中王門學案四·中丞張浮峰先生元冲〉，頁301-302。

三卷本。兩種三卷本問世距王守仁向羅欽順承認《朱子晚年定論》的失考、不再需要借助朱子的權威證明王學的正當性之後已經三十餘年，但是包括錢德洪在內，在王門後學之中顯然還有相當多的人相信《朱子晚年定論》的結論。此外，嘉義書院和懷玉書院都是王門後學建立的書院，《朱子晚年定論》在這兩個書院的刊刻，也從一個側面說明該書在王學傳播中所發揮的影響。

附記：本文資料調查過程中得到安徽大學外國語學院陳雪女士和安徽省博物館胡欣民館長熱誠幫助，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召開的「再造與衍義：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年11月16日）宣讀時，承蒙佛光大學歷史系李紀祥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鐘彩鈞教授等不吝賜教，在此特致謝忱。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年間重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羅欽順，《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謝旻等監修、(清)陶成等編纂，《江西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二、近代論著

-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子部》，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永富青地，〈上海圖書館藏《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につ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23號，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哲學會，2006。
- 吉田公平，《陸象山と王陽明》，東京：研文出版社，1990。
- 岡田武彥，《王陽明と明末の儒學》，東京：明德出版社，1970。

The Monograph *Confirmed Late Discourses* of Master Chu

Nagatomi Seiji
Facul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ased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firmed Late Discourses of Master Chu* (*Chu-tzu wan-nien ting-lun*) occupies a position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Yang-ming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 However, scholars have yet to clarify the publication history of this work. The present essay examines the print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this text prior t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Wang Yang-ming* (*Wang-wen-ch'eng-kung ch'üan-shu*). It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Chu-tzu wan-nien ting-lun* held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nhui Museum, which is the only extant Ming dynasty edition of the work. The essay also examines the three-volume edition, which includes the two volumes addenda of Ch'ien Te-hung,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Yang-ming learning. This examination concludes that the *Chu-tzu wan-nien ting-lun* circulated as a single monograph for a significant period of time prior to it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Wang-wen ch'eng-kung ch'üan-shu*.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there were at least three different single monograph editions in circulation. Two of these were three-volume editions recorded by Ch'ien Te-hung, a fact rarely mentioned in past scholarship. These two editions appeared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fter Wang Yang-ming admitted to Lo Ch'in-shun that not all of the writings gathered in the *Chu-tzu wan-nien ting-lun* hailed from Chu Hsi's later years, and that this was a problem because late in life Chu Hsi regretted logical problems in the works of his middle years. However, this book still ha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Ch'ien Te-hung and other later students of Wang Shou-jen. While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ng Yang-ming learning, it is clear that Ch'ien Te-hung and some of these other individuals consciously attempted to influence readers with this book.

Keywords: Wang Shou-jen, texts on Ming dynasty thought, *Chu-tzu wan-nien ting-lun*, Ch'ien Te-hung, successors to the Yang-ming School